

阳光总在
风雨后

中国女排的故事

宋元明 / 著

张外僭

人民出版社

阳光总在
风雨后

中国女排的故事

宋元明 / 著

责任编辑：钟金铃 郭彦辰

版式设计：汪莹

封面设计：林芝玉

责任校对：孙寒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阳光总在风雨后：中国女排的故事 / 宋元明 著. —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01-019898-9

I. ①阳… II. ①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5662 号

阳光总在风雨后

YANGGUANG ZONG ZAI FENGYU HOU

——中国女排的故事

宋元明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3

字数：130 千字

ISBN 978-7-01-019898-9 定价：3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目 录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001

第一章

梦想的开始 /005

从“华利波”到“排球” /007

女子排球的兴起 /013

渡海而来的东瀛“魔鬼” /016

“为国家经受一切痛苦磨炼” /019

第二章

荣耀十二年 /023

漳州的竹棚 /025

来自苏州的“魔鬼 2.0” /028

“同仇敌忾”对抗“魔鬼” /035

风雨同舟的大家庭 /041

扬威东瀛 /048

“学习女排，振兴中华” /058

不朽的功勋 /064

第三章

风雨回归路 /073

折戟汉城 /075

巴塞罗那的飞来横祸 /079

“铁榔头”的回归 /085

女排队伍中的“隐形人” /094

“二十七条军规” /099

苦涩的功夫茶 /106

哭成一团的雅典赛场 /111

第四章

决胜新时代 /125

再度出山 /127

老女排的第一场诀别 /134

“郎妈妈”和她的女儿们 /137

重回世界之巅 /146

出发，里约热内卢 /158

雷人的奥运村 /163

对战各路“大魔王” /167

我们是冠军 /181

女排姑娘话女排精神 /191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大家好好练，加油啊！”郎平不时向场上的女排姑娘们喊道。

在北京市东城区著名的天坛公园东侧，有一片占地面积近20万平方米的建筑区域，大大小小的十余栋训练馆坐落其间。这里就是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体育明星都曾在这里挥汗如雨，刻苦练习。中国国家女子排球队的训练馆也在这里，和羽毛球馆分别位于同一栋建筑的两侧。

中国女排的一天就是在这里开始的。

清晨8点钟，女排队员们早已集合完毕，准备开始一天的训练。主教练郎平坐在场外长椅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跟随助理教练们做热身运动的队员们，她身边的座位上则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女排姑娘们的各式用品：水、护具、背包，以及各种外行人叫不出名字的东西。不远的墙上悬挂着一面鲜艳的国旗，国旗两侧是“顽强拼搏”和“为国争光”两条红底黄字的横幅，格外醒目。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十一个大字，和国旗遥遥



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排球馆训练的中国女排。

相望，姑娘们训练之余偶尔一瞥就能看到。只要进入这个训练馆，过去的鲜花、掌声与荣耀皆成为历史，所有人都只是最普通的女排队员。曾经的辉煌、骄傲、胜利，在踏入这间场馆的瞬间全部归零。

郎平起身走向场地中央。经年的伤病让她的膝盖隐隐作痛，但这些年来她早已习惯。见到郎指导要有新的指示，队员也纷纷停下了手中的训练，围拢在她四周。

踢球跑、垫球跑、夹球跑……这些对普通人而言和杂技差不多的项目是女排队员们必须熟练掌握的基本技能。接下来的任务是小比赛。郎平将队员们分为几组，每一组由一名教练监督，最快完成任务的小组会得到一面小红旗。这个萌萌的小奖

励让人想到儿时的体育课。当然，女排队员们此时上的可能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高端的“体育课”，无论老师还是同学都是最强的。

郎平负责监督的那一组队员不由偷着乐：在外人看来，郎平是杀伐决断、威风凛凛的“铁榔头”，但她们心里都清楚，真实的郎平幽默、诙谐，最重要的是——心软。

“嘿，我可看见你了，你根本没摸到线哈！”

郎平的声音在空旷的场地里，有些回响。看来不是每次“耍赖”的队员都能成功逃脱。这些无伤大雅的“小赖皮”，郎平几乎每天都能遇到。虽然外人将女排姑娘们视为“巾帼英



郎平在带领队员们训练。

雄”“中国骄傲”，但和她们朝夕相处的郎平却深知她们也只是一群孩子。她们远离父母家乡，一路过关斩将、披荆斩棘才得以进入这个集体；与同龄人相比，她们已经承受了太多的辛苦和压力。若是对自己偶尔耍一耍这样的“小赖皮”能让她们感到轻松一些，郎平还是会选择包容。

看着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在自己的眼前来来去去，郎平的思绪常飘回到30多年前。那时风华正茂的她是中国女排的主攻手，她和队友们也曾在训练馆里夜以继日地并肩备战。30多年来，这间训练馆从内到外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原本粗糙的地面变成了光滑的地板，训练用的仪器越来越先进，中国女排的团队中甚至还出现了几张陌生的外国面孔……但时光荏苒，不变的是这支队伍对排球的热爱和“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初心。

而在更早的历史中，这支队伍就曾带着这样的梦想，漂洋过海，奔赴赛场。

第一章

梦想的开始



从“华利波”到“排球”

1923年5月12日，一艘名叫“熊野丸”的日本轮船缓缓驶离了上海杨树浦三菱码头，即将开赴日本神户。码头上站满了自发前来送行的民众，他们手捧花束，挥舞着国旗，向站在甲板上的年轻人挥手致意。船上的年轻人皆身着印有“中国”字样的制服，和码头上的民众一同齐声高唱国歌。随着轮船逐渐远去，岸上送行人群的身影也渐渐模糊，但他们喊出的那三声“中华万岁”却始终盘旋在每一位年轻人的心头，经久不绝。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支女子排球队就在这些年轻人之间。

距此32年前，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马萨诸塞州春田学院的体育教师詹姆斯·奈史密斯发明了篮球，并在美国迅速走红。然而篮球对体力的要求较高，难以大范围普及。四年后的1895年，奈史密斯的学生、基督教青年会体育干事威廉·摩根结合篮球、网球及棒球的打法和规则，发明了一种适合更多人参与的全新球类运动。它拥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小网子”（mintonnete）。

威廉·摩根恐怕想不到，自己一时心血来潮发明的“小网



“小网子”的发明者美国人威廉·摩根。

子”，若干年后会在遥远的太平洋的另一端留下那样浓墨重彩的一笔。

由于上手快、容易学，“小网子”很快就在当地流行了起来。一年后，即1896年，马萨诸塞州的霍利奥克镇举行了世界上最早的“小网子”比赛。为了更能体现这项运动的特点，在观众们的建议下，“mintonnete”被正式更名为“volleyball”。当年的“volleyball”有着一个读起来威风凛凛的汉语直译名——“空中飞球”。

同基督教青年会渊源颇深的“空中飞球”也跟随着美国的传教士们飞向了世界各地。1905年，“空中飞球”传入彼时尚处于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率先进入了开埠较早的广州和香港。时人又根据“volleyball”的英文发音将它音译为“华利波”。

1913年，在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主持下，第一届远东运动会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这也是中国首次以国家为单位涉足国际赛事。因主办方临时增设了“华利波”项目，中国不得不从田径、足球和游泳三支队伍中抽调一部分运动员参加“华利波”比赛。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足，中国的“华利波”队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绩。但这次运动会让更多的人认识了“华利波”，推动了“华利波”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1914年，在中国第二届全国运动会上，男子“华利波”被正式列为比赛项目。结合其以队伍为单位进行比赛的特点，“华利波”被赋予了一个中国化的新名字——“队球”。

1921年，为了提高女性的地位，在“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的提议下，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增设了女子体育项目，其中就包括了女子队球。当时的北洋政府对此非常重视，要求所有女子学校与体校必须保送人选，并派遣国务总理张绍曾亲自督导参赛女性球员的选拔工作。经层层选拔，1923年5月，经过了仅一个月的训练，女子队球的16名女选手正式组队出发。她们分别是来自上海的苏祖祺、张畹清、贺生曦、陈彦融、高爱鸿，来自苏州的陈翠英、苏同文，来自南京的岳继先，来自广东的熊可欣、李



1923年我国第一支国家女子队球队正式建队，中国有了第一批女排姑娘。

首民、王星媛、李晴雪，来自天津的郝雨春、高玉珍和来自北京的陈彩英、黄振球。中国的第一支女排队伍就这样奔赴了远东运动会的赛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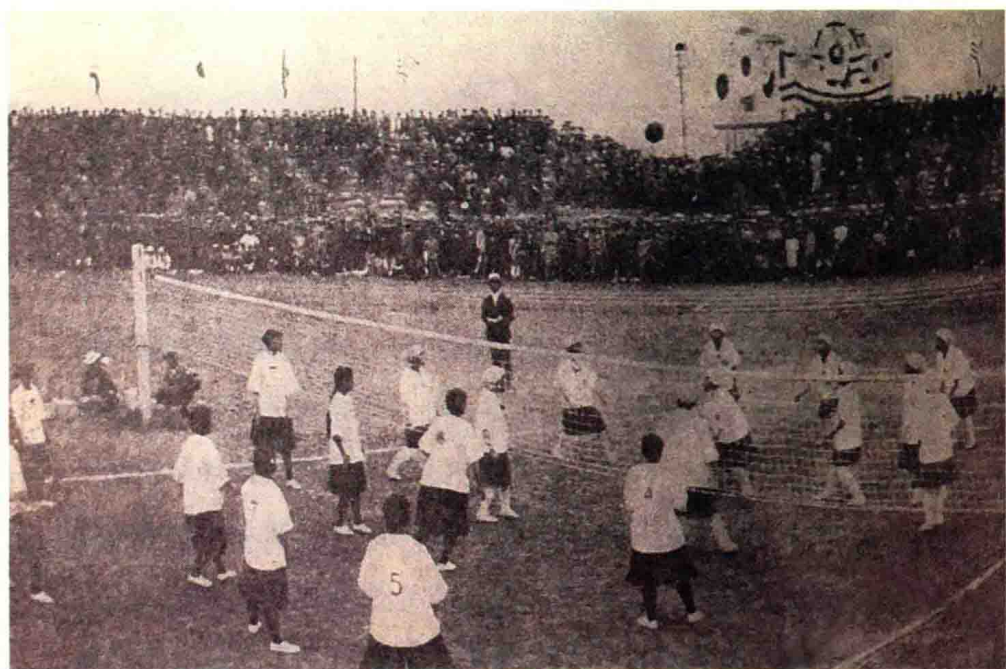
女排姑娘们出发的那一天，上海万人空巷。各界人士争相围睹女排姑娘们的风采。短短数年前，中国女性还没有抛头露面的机会，更没有从事球类运动的条件。而如今，中国的第一批女排姑娘们即将代表祖国乘风破浪远赴异国竞技，这样一个见证历史的机会又岂能错过？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中华夺得锦标，高唱凯歌”是女排队员们在路上反复练习的一首歌中的歌词，她们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希望能在夺冠的那一刻在各国观众面前堂堂正正地唱出这首歌。时过境迁，这首歌的旋律和那些女排姑娘们彼时的所思所忆早已随着茫茫东海上的浩渺烟波一同隐没于历史的深处。但在那个国力荏弱、列强环伺的年代，作为中国第一批投身竞技的女性，她们想必是怀着为饱受屈辱的祖国争光争气的决心而远赴东瀛的。

1923年5月15日，“熊野丸”号在神户港靠岸。对初次披上战袍的中国女排队员们，日本各界给予了热烈的欢迎。经过了10日的备战后，中国女排于5月25日迎来了与东道主日本女排的对决。

“中华夺得锦标，高唱凯歌”的理想固然美好，但现实却给了女排姑娘们残酷的一击。



1923年5月25日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日女排比赛现场（左为中国女排），当时的排球还是十二人制。

中国女排一开始进攻凶猛，给日本女排造成了不小的压力。而随着日本女排逐渐进入状态，形势开始逆转。最终，中国女排以0:2的成绩输给了日本女排。虽然中国女排在后来的比赛中战胜了菲律宾队，在参赛的三支队伍中排在第二位，但这样的成绩同最初夺冠的理想相去甚远。中国女排虽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一支练习时间不过一个月的队伍又怎能与一支备战超过两年的队伍相比呢？在高高飘扬的太阳旗下，女排姑娘们只能默默地将苦涩压在心里，向日本女排献上自己的祝贺。

“中华夺得锦标，高唱凯歌”的理想也就此沉埋于每一位女排姑娘的内心深处。远东运动会是她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聚首。此后，这一批女排国手大多相继淡出了体育领域，进入各行

各业。来自北京的黄振球自日本归来后考入了燕京大学社会系，终此一生投身于中国公益福利事业并做出了卓著的贡献。来自上海的张畹清则回到了母校中国女子体育学校担任音乐教师，并于80年代被特聘为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来自江苏的苏同文进入了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并担任了校排球队的队长。在她的带领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排球队在北平排坛迅速崛起，她本人也因此成为中国校园女子排球运动的重要先驱之一。

60年后，中国女排终于开始腾飞时，第一批女排姑娘们已是垂垂老矣。一个甲子倏忽而过，当年风华正茂的青春少女们早已步入了耄耋之年，她们就像是夜空中划过的流星，在发出瞬间的光辉后归于沉寂。中国女排第一次夺得世界冠军时，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无迹可寻。但是，年轻的后辈们从没忘记为了她们当年未曾实现的“中华夺得锦标，高唱凯歌”的梦想而拼搏。

远东运动会后，女子队球成为各大体育赛事的正式项目。1930年，经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研究讨论，“队球”因其参赛队员们成排站位的特点被更名为“排球”。自此，“排球”这个名字正式登场并沿用至今，在我国乃至世界体坛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